

<<七十年代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七十年代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108031662

10位ISBN编号：7108031663

出版时间：2009-7

出版时间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作者：北岛,李陀 主编

页数：585

字数：49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七十年代>>

### 前言

中学毕业即到工厂做工，1980年调到北京市作家协会做驻会作家。

1982年前后停止小说写作并转向文学和电影批评。

1986年至1989年任《北京文学》副主编。

1989年赴美，在芝加哥大学、柏克利大学、杜克大学、密歇根大学等做访问学者。

1988年至1991年主编《中国寻根小说选》、《中国实验小说选》、《中国新写实小说选》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。

1999年至2005年主编“大众文化研究译丛”及“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”。

2000年至2004年与陈燕谷共同主编理论刊物《视界》。

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客座研究员。

这是一本收录了三十篇记忆文字的集子，内容很集中，都是对“七十年代”的追忆和回顾。

对很多人来说，那一段岁月虽然不过是三四十年前的事，时间不算很长，可是感觉上，已经是属于上个世纪的一个非常遥远的年代了。

在那些年代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，有如影像早已漫漶不清的老照片，只留下了一点依稀的影子，难以辨认，也难以追寻。

但是，我们相信，凡是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会发现，原来那一段生活和历史并没有在忘却的深渊里淹没，它们竟然在本书的一篇篇的文字里复活，栩栩如生，鲜活如昨。

我们相信，这是一本会让很多人不但为其中的回忆文字感动，而且多半会受到震动的书。

## <<七十年代>>

### 内容概要

听敌台的阿城、“偷书”的朱正琳，画《西藏记忆》的陈丹青、创办《今天》的北岛，“太阳总队”的张郎郎、地下读书沙龙的徐浩渊，工人蔡翔、农民高默波和阎连科……本书讲述了三十个历史夹缝中的青春故事，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在七十年代长大，虽然年龄上有些差异，但正是这一代人在走出七十年代之后，逐渐成为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、最有能量、也是至今还引起很多争议、为人所特别关注的知识群体。

本书通过一次集体性的大型历史回顾，演绎他们的成长经验，呈现当时的历史环境，从而借此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。

<<七十年代>>

作者简介

北岛，赵振开，1949年生于北京，现居香港。

1978年与朋友创办《今天》文学杂志并任主编至今，作品被译为三十余种文字出版。

## &lt;&lt;七十年代&gt;&gt;

## 书籍目录

李陀 序言徐冰 愚昧作为一种养料北岛 断章徐浩渊 诗样年华陈丹青 幸亏年轻——回想七十年代朱伟  
下乡第一年高默波 起程——一个农村孩子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张郎郎 宁静的地平线阿城 听敌台王安  
忆 魏庄朱正琳 让思想冲破牢笼——我的七十年代三段论鲍昆 黎明前的跃动——我看到的七十年代阿  
坚 我在“四五事件”前后李零 七十年代：我心中的碎片唐晓峰 难忘的1971赵越胜 骊歌清酒忆旧时  
——记七十年代我的一个朋友严力 阳光与暴风雨的回忆黄子平 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蔡翔 七十年代：  
末代回忆范迁 “黑画”风波邓刚 我曾经是山狼海贼阎连科 我的那年代许成钢 探讨、整肃与命运陈  
建华 梦想与回忆王小妮 七十年代记忆片断唐晓渡 1976：初恋败絮宝嘉 鹁鹁巢于这一枝翟永明 青春  
无奈柏桦 始于1979——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李大兴 明暗交错时光韩少功 漫长的假期

## &lt;&lt;七十年代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愚昧作为一种养料徐冰1955年生于重庆，长在北京。  
1977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，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。  
1990年移居美国。

2007年回国就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。

作品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、伦敦大英博物馆、法国卢浮宫博物馆、纽约现代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展出。

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——麦克阿瑟天才奖。

2003年获得第十四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。

2004年获得首届威尔士国际视觉艺术奖（Artes-Mundi）。

2006年获全美版画家协会“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”。

被《美国艺术》杂志评为15名国际艺术界年度最受瞩目人物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七十年代，谈我的七十年代，只能谈我愚昧的历史。

比起“无名”、《今天》和“星星”这帮人，我真是觉悟得太晚了。

事实上，我在心里对这些人一直带着一种很深的敬意。

因为一谈到学画的历史，我总习惯把那时期的我与这些人做比较，越发不明白，自己当时怎么就那么不开窍。

北岛、克平他们在“西单民主墙”、在美术馆外搞革命时，我完全沉浸在美院教室画石膏的兴奋中。现在想来，不可思议的是，我那时只是一个行为上关注新事件的人；从北大三角地、西单民主墙、北海公园的“星星美展”和文化宫的“四月影会”，到高行健的人艺小剧场，我都亲历过，但只是一个观看者。

“四五运动”，别人在天安门广场抄诗、宣讲，我却在人堆里画速写，我以为这是艺术家应该做的事。

比如黄镇注：老红军，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，成为中国革命史料珍贵文献，曾任中国驻法大使、文化部长）参加长征，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，可他在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，记录了事情的过程，我就觉得这人了不起，他活得比别人多了一个角色。

我对这些事件的旁观身份的“在场”，就像我对待那时美院的讲座一样，每个都不漏掉。

记得有一次我去“观看”《今天》在八一湖搞的诗歌朗诵会。

我挤在讨论的人群中，我离被围堵的“青年领袖”越来越近。

由于当时不认识他们，记不清到底是谁了，好像长得有点像黄锐。

他看到我，眼光停在我身上，戛然停止宏论。

我尴尬，低头看自己，原来自己戴着中央美院的校徽。

入美院不久，教务处不知从哪找到了一堆校徽，绿底白字，景泰蓝磨制，在那时真是一件稀罕的宝物。

我们在校内戴一戴，大部分人出校门就摘掉。

我意识到那天出门时忘了摘，我马上退出去，摘掉校徽，又去看其他人堆里在谈什么。

这个对视的瞬间，可以说是那时两类学画青年——有机会获得正统训练的与在野画家之间的默许。

我既得意于自己成为美院的学生，在崇高的画室里研习欧洲经典石膏，又羡慕那些《青春之歌》式的青年领袖。

但我也相信，他们一定也会在革命之余，找来石膏画一画，也曾试着获得学院的机会。

应该说这两条路线（觉悟和愚昧）在当时都具有积极的内容。

现在看来，我走的基本是一条愚昧路线，这与我的环境有关。

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个个都如此。

他们还不如我，一定没有去过民主墙。

这是一个北大子弟的圈子，这些孩子老实本分情有可原，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是家里没问题的；不是走资派，就是反动学术权威，要不就是父母家人在反右时就“自绝于人民”的，有些人上辈是地主、资

## &lt;&lt;七十年代&gt;&gt;

本家什么的，或者就是有海外关系的特务。

所以，我的同学中不是缺爹的就是缺妈的，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神经病的（在那个年代，家里老大是姐姐的，成神经病的特别多，真怪了！

也许是姐姐懂事早压力大的原因）。

这些同学后来出国的多，我在异国街头遇到过四个老同学；纽约三个，曼彻斯特一个。

这四人中，有两个是爸爸自杀的，另两个的大姐至今还在精神病院。

（谢天谢地，我家人的神经基因比较健全，挺过来了。

）我们这些家庭有问题的孩子，笼罩在天生给革命事业造成麻烦的愧疚中。

家里是这样只能认了，偏偏我们的老师也属这一类。

北大附中的老师，不少是反右时差点被划成右派的年轻教员，犯了错误，被贬到附中教书。

这些老师的共性是：高智商，有学问，爱思索，认真较劲儿。

聪明加上教训，使得他们潜意识中，总有要向正确路线靠拢的警觉与习惯。

这一点，很容易被我们这些“可教育好的子女”吸取。

结果是，老师和同学比着看谁更正确。

血缘的污点谁也没办法，能做的就是比别人更努力，更有奉献精神，以证明自己是个有用的人。

打死你也不敢有“红五类”或当时还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的那种潇洒，我们之中没有一个玩世不恭的，这成了我们的性格。

插队1972年邓小平复职，一小部分人恢复上高中。

由于北大附中需要一个会美工的人，就把我留下上高中。

邓小平的路线是想恢复前北大校长陆平搞的三级火箭——北大附小 北大附中 北大附中高中 北大

。

但没过多久，说邓搞复辟，又被打下去。

高中毕业时，北大附中、清华附中、123中的红卫兵给团中央写信，要求与工农画等号，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

此信发在《光明日报》上（后来才知道这是团中央某人授意的），形成了最后一个上山下乡的小高潮。

我们选择了北京最穷的县、最穷的公社去插队。

由于感激学校留我上高中，我比初中时更加倍为学校工作，长期熬夜，身体已经很差了——失眠、头疼、低烧。

只好把战友们送走了，自己在家养病。

半年后似乎没事了，办了手续，去找那些同学。

我被分到收粮沟村，两男三女，算是村里的知青户。

这地方是塞北山区，很穷。

那年村里没收成，就把国家给知青的安家费分了，把猪场的房子给我们住。

房子被猪圈包围着，两个大锅烧饭和熬猪食共用。

这房子很旧，到处都是老鼠洞，外面一刮风，土就从洞中吹起来。

深山高寒，取暖就靠烧饭后的一点儿炭灰，取出来放在一个泥盆里。

每次取水需要先费力气在水缸里破冰；至少有一寸厚。

冬天出工晚，有时我出工前还临一页《曹全碑》，毛笔和纸会冻在一起。

我是3月份到的，冬天还没过，这房子冷得没法住，我和另一个男知青小任搬到孙书记家。

他家只有一个大炕，所有人都睡在上面。

我是客人被安排在炕头，小任挨着我，接下去依次是老孙、老孙媳妇、大儿子、二儿子、大闺女、二闺女，炕尾是个弱智的哑巴。

这地方穷，很少有外面的姑娘愿意来这里；近亲繁殖，有先天智障的人就多。

这地方要我看，有点像母系社会，家庭以女性为主轴，一家需要两个男人来维持，不是为别的，就是因为穷的关系。

再偏僻也是共产党的天下，一夫一妻制，但实际上有些家庭是：一个女人除了一个丈夫外，还有一个男人。

## &lt;&lt;七十年代&gt;&gt;

女人管着两个男劳力的工本，这是公开的。

如果哪位好心人要给光棍介绍对象，女主人就会在村里骂上一天：“哪个没良心的，我死了还有我女儿呐……”好心人被骂得实在觉得冤枉，就会出来对骂一阵。

如果谁家自留地丢了个瓜什么的，也会用这招把偷瓜的找出来。

村里有大奶奶、二奶奶、三奶奶、四奶奶，我好长时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后来在一个光棍家住了一个冬天，才知道了村里好多事。

收粮沟村虽然穷，但从名字上能看出，总比“沙梁子”、“耗眼梁”这些村子还强点儿。

收粮沟过去有个地主，土改时被民兵弄到山沟用石头砸死了，土地、房子和女人就被贫下中农给分了，四个奶奶分给四个光棍。

搞不懂的是，这几个奶奶和贫下中农过得也挺好，很难想象他们曾是地主的老婆。

那年头，电影队一年才出现一次，可在那禁欲的年代，这山沟里在性上倒是有些随意：一个孩子越长越像邻居家二叔了，大家心照不宣，反正都是亲戚。

我后来跟朋友提起这些事，会被追问：“那你们知青呢？”

我说：“我们是先进知青点，正常得很。”

“一般人不信。”

现在想想，先进知青点反倒有点不正常，几个十八九岁的人，在深山，完全像一家人过日子。

中间是堂屋，左右两间用两个布帘隔开，我和小任在一边，三个女生在另一边。

有时有人出门或回家探亲，常有只留下一男一女各睡一边的时候。

早起，各自从门帘里出来，共用一盆水洗脸，再商量今天吃什么。

看上去完全是小夫妻，但绝无生理上的夫妻关系。

我十八九岁那阵子，最浪漫的事可借此交代一二。

穷山出美女，这村里最穷的一户是周家。

老周是个二流子。

老周媳妇是个谦卑的女人；个子有点高，脸上皱纹比得上皱纹纸，但能看出年轻时是个美女。

整天就看周家忙乎，拆墙改院门，因为他家的猪从来就没养大过，所以家穷。

按当地的说法，猪死是院门开得不对。

老周的大女儿二勤子是整个公社出了名的美女。

我们三个女生中，有一个在县文工团拉手风琴，她每次回来都说：“整个文工团也没有一个比得上二勤子的。”

二勤子确实好看，要我说，这好看是因为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好看。

二勤子说话爱笑，又有点憨，从不给人不舒服的感觉，干活又特麻利，后面拖一根齐腰的辫子，这算是她的一个装饰。

一年四季，这姑娘都穿同一件衣服，杏黄底带碎花。

天热了，把里面棉花取出来，就成了一件夹衣，内外衣一体。

天冷了，再把棉花放回去。



<<七十年代>>

编辑推荐

《七十年代》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